

五燈會元

十六

五燈會元卷第十六

雲門宗

青原下山

雪竇真顯禪師法嗣

天衣義懷禪師

報本有蘭禪師

不列
章次

承天傳宗禪師

投子法宗道者

君山顯晃禪師

修撰曾會居士

延慶榮禪師法嗣

圓通口訥禪師

百丈映潭師法嗣

三十四

慧因懷祥禪師

南華緣緣禪師法嗣

興化延慶禪師

白虎守昇禪師

北禪賢禪師法嗣

興化紹銑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

開先暹禪師法嗣

雲居了元禪師

天章元楚禪師

欽山勤禪師法嗣

梁山應圓禪師

青原下十一世

心省保禪師

稱心守明禪師

不列
章次

南明日慎禪師

寶相蘊觀禪師

洞庭惠金典座

慧因義寧禪師

寶壽行德禪師

法昌倚遇禪師

智海本逸禪師

府

雲居舜禪師法嗣

蔣山法泉禪師

天童澹交禪師

崇梵餘禪師

慈雲修慧禪師

大瀉宥禪師法嗣

歸宗慧通禪師

興教慧憲禪師

育王璉禪師法嗣

佛日戒弼禪師

天宮慎徽禪師

靈隱知禪師法嗣

靈隱正童禪師

承天簡禪師法嗣

智者利元禪師

峰韶禪師法嗣

大梅法英禪師

玉白禪師法嗣

興慶慶禪師

夾山遵師法嗣

福昌師

天衣懷禪師法嗣

慧林宗一師

慧林若油師

法雲法秀禪師

佛日智才師

長蘆應夫禪師

瑞巖子鴻禪師

天鉢重元禪師

淨衆梵言首

棲賢智遷禪師

資壽捷禪師

三祖冲會禪師

天章元禪師

觀音啓禪師

開元智教師

長蘆體明禪師

開元智教師

慧慈禪師

正

法雨慧源禪師

崇德智淨禪師

棲隱有評禪師

定慧雲禪師

大同旺禪師

鐵佛凶禪師

報本法存禪師

開聖棲禪師

衡山惟禮禪師

顯明善攷禪師

啓霞惠安禪師

雲門靈侃禪師

太平元坦禪師

佛日文祖禪師

望仙宗禪師

五峰用機禪師

佛足處祥禪師

明因慧贊禪師

西臺其辯禪師

侍郎楊傑居士

稱心保禪師法嗣

慧日堯禪師

報本蘭禪師法嗣

三

雲門

中際司道禪師

法明上座

稱心明禪師法嗣

上藍光寂禪師

廣因要禪師法嗣

妙峰如璨禪師

雲居元禪師法嗣

百丈淨悟禪師

善權慧泰禪師

崇福德基禪師

寶林懷吉禪師

資福宗誘禪師

智海逸禪師法嗣

黃檗志因禪師

大中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

青原下十二世

宗

山

將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通拓居士

慧林本禪師法嗣

法雲善本禪師

資壽巖禪師

投子脩顛禪師

甘露仲宣禪師

廣靈希祖禪師

乾明慧覺禪師

金山法慧禪師

香山延泳禪師

妙慧文義禪師

普照迦輝禪師

石佛晚通禪師

法雲秀禪師法嗣

法雲惟白禪師

開先智珣禪師

僊巖景純禪師

慈濟聰禪師

淨名法因禪師

德山仁繪禪師

瑞相子來禪師

乾明廣禪師

深冲禪師法嗣

華嚴智禪師

壽聖子邦禪師

永泰智航禪師

金山善寧禪師

本覺守一禪師

地藏守恩禪師

瑞巖有居禪師

淨因惟岳禪師

長蘆崇信禪師

靈曜望良禪師

道場慧印禪師

靈泉宗一禪師

南禪寧禪師

保寧子英禪師

甘露德顛禪師

廣教守訥禪師

白兆圭禪師

福嚴守初禪師

香積用旻禪師

真空從一禪師

章次

章次

章次

章次

章次

章次

章次

洞

春

禪

長蘆夫禪師法嗣

雪竇道榮禪師

慧日智覺禪師

佛日才禪師法嗣

夾山自齡禪師

天鉢元禪師法嗣

元豐清滿禪師

善勝真悟禪師

瑞巖鴻禪師法嗣

育王曇振禪師

棲賢遷禪師法嗣

崇福燈禪師

淨衆言首法嗣

招提惟湛禪師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淨慈楚明禪師

雪峰思慧禪師

資福法明禪師

慧林常悟禪師

延慶可復禪師

雙峰宗達禪師

雲門道信禪師

金山靈禪師法嗣

普濟子淳禪師

本覺一禪師法嗣

長蘆不曠禪師

定慧法本禪師

長蘆道和禪師

寶林果昌禪師

雲峰志璿禪師

道場有規禪師

道場慧顏禪師

五峰子琪禪師

天竺從諫講師

禾山用安禪師

越峰粹珪禪師

天台如庵主

西竺尼法海禪師

投子顒禪師法嗣

資壽灌禪師

崇壽江禪師

香巖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

甘露宣禪師法嗣

妙湛尼文照禪師

瑞巖居禪師法嗣

萬年處幽禪師

廣靈祖禪師法嗣

仙巖懷義禪師

淨因岳禪師法嗣

鼓山體淳禪師

二十五

五十六

雲門

六

乾明覺禪師法嗣

長慶應圓禪師

長蘆信禪師法嗣

慧林懷深禪師

光孝如瓚禪師

天衣如哲禪師

智者法銓禪師

徑山智訥禪師

金山慧禪師法嗣

報恩覺然禪師

法雲白禪師法嗣

智者紹先禪師

福聖仲勗禪師

慧林慧海禪師

建隆原禪師

保寧英禪師法嗣

廣福惟尚禪師

雪竇真法慈平禪師

付

寺

物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延昌熙詠禪師

開先宗禪師

甘露顯禪師法嗣

光孝元禪師

雪竇榮禪師法嗣

雪峰大智禪師

元豐滿禪師法嗣

雪峰宗演禪師

衛州王大夫

育王振禪師法嗣

岳林真禪師

招提湛禪師法嗣

華亭觀音和尚

青原下十四世

三

六

雲門 七

淨慈明輝師法嗣

淨慈象禪師

雪峰隆禪師

長蘆和禪師法嗣

甘露達珠禪師

靈隱惠溥禪師

雪竇明禪師章不列

雪峰慧禪師法嗣

淨慈道昌禪師

徑山了一禪師

金山了心禪師

香巖月禪師法嗣

香巖如璧禪師

慧林深禪師法嗣

靈隱慧光禪師

國清妙印禪師

國清普紹禪師

九座慧遠禪師

圓覺曇禪師不列章次

報恩然禪師法嗣

資聖元祖禪師

慧林海禪師法嗣

萬杉壽堅禪師

開先宗禪師法嗣

黃檗惟初禪師

嶽麓海禪師

雪峰演禪師法嗣

西禪慧舜禪師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嶠山寧禪師

淨慈昌禪師法嗣

五雲浚禪師

靈隱光禪師法嗣

中竺元妙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

嶽麓海禪師法嗣

青原下十六世

靈巖圓日禪師

中竺妙禪師法嗣

玉泉思達禪師

光孝深禪師

青原下十世下

雪竇顯禪師法嗣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乃私投江中父怒怒之師恬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

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鑾善業縣省皆蒙印可遂由洛

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
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覺問汝名甚麼申義懷
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
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我好覺曰我也
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
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
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驪龍頷
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
海內嗣法者甚衆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
地曰意旨如何師曰但是波旬也皺眉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
曰西天此土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鉢巖中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併駁

諸人反者草鞋朝蓮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
衲僧橫說豎說未知有頂門上眼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
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箇
不審能銷萬兩黃金下去道箇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若作
佛法話會滴水難消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且作麼生即是
良父曰還會麼珍重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
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
之食令他永絕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
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
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
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口
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幾箇迷途
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身截鶴車發盈空放行也
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
都來不直半分錢。參上堂觸髅常于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
聞雷開葵花隨口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口
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
收上堂靈源絕。昧音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
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父曰
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
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
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
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
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
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父曰。是甚麼。上堂青蘿索綠

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何以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
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十
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
若是通方作者。試為道看。良父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
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雞足
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
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此子。德山臨濟雖然文
夫。爭似罽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透天山僧性
命何在。良父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下
座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
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

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
道箇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
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
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
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
更過鐵圍抄折驪龍角才問却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
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謚振宗禪師
越州稱心省佛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行人念路
僧曰不會師曰緊峭草鞋上堂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拈拄
杖曰拄杖是緣那箇是佛種拄杖是一乘法那箇是緣這裏衆
見釋迦老子了却買草鞋行脚不得向衲僧門下過打拆汝腰
且道衲僧據箇甚麼良久曰三十年後莫孤負人卓拄杖下座
泉州承天傳宗禪師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承

天今日高豎降旗僧便唱師曰臨濟兒孫僧又唱師便打問如
何是般若體師曰雲籠碧嶠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月在清池
處州南明日慎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水天影交
碧曰畢竟是同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舒州投子法宗禪師時稱道者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袈裟裹
草鞋曰意旨如何師曰赤脚下桐城

天台寶相蘊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堂堂八尺餘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上堂大方無外舍裹十虛至理不形圓融
三際高超名相妙體全彰迥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
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把定則摩竭掩室淨名杜
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拈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
下曰憐目揚眉處憑君子細看

耳江州水月寺系金典座依明覺於靈竇聞舉須彌山話默有

契一日欲往訊遇之。歟軒覺問汝名甚麼。曰惠金。覺曰。向誰。汝金曰。容少間去。方丈致謝。覺曰。即今。覺曰。這裏容和尚不得。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于景德寺。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箇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邪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近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覺曰。清長老道箇甚麼。公曰。又與麼去也。覺曰。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積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覺曰。勘破了也。公大笑。

延慶榮禪師法嗣

廬山圓通居訥祖印禪師梓州人。姓蹇氏。生而英爽。行讀書過目。

二十

十一

十二

成誦十一出家。十七試法華。得度。受身後肄業。講肆者半。多下。之。會禪者。南游。回力勉其行。於是徧參荆楚間。迄所得。至襄州洞山。留止十年。因讀華嚴論。有省。後游廬山。道價日起。由歸宗而遷圓通。仁廟聞其名。皇祐初。詔住十方淨因禪院。師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大覺。連應。詔及引對。問佛法大意。稱旨。天下賢師知。又也。僧問。祖刹重興時如何。師曰。人在破頭山。曰。一朝權在手。師便打。

百丈映禪師法嗣

臨安府慧因懷祥禪師。上堂。南山高。北山低。日出東方。夜落西。白牛上樹。覓不得。烏雞入水。木家知。且道。覓得後。又如何。良久。曰。堪作甚麼。

臨安府慧因義寧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摩耶夫人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悉達太子。

南華緣禪師法嗣

齊州興化延慶禪師上堂言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全乖道體離此二途祖宗門下又且如何良久曰眼裏瞳兒吹木笛韶州寶壽行德禪師冬日在南華受請示衆曰新冬新寶壽言是舊時言若會西來意波斯上船舶

韶州白虎山守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有眼無鼻孔北禪賢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上堂拈拄杖曰一大藏教是拭不淨故紙超佛越祖之談是誑諍問問漢若論衲僧門下一點也用不得作麼生是衲僧門下事良久曰多虛不如少實擊香臺下座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和尚嘗指謂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參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

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且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二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在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師留北禪最久於是師資敲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遠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師在雙嶺受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二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箇即且止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麼則臨崖看澗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甚甚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

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且止這箇事作麼生師便掌笑曰
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
曰也是老僧招得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祇要時人知有如
貧子衣珠不從人得三世諸佛祇是弄珠底人十地菩薩祇是
求珠底人汝等正是玲蟬之巧懷寶迷邦靈利漢纔聞舉著取
上眉毛便知落處若更踏步向前不如策杖歸山去長嘯一聲
煙霧深示衆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上堂汝若退身千尺
我便當處生茅汝若覷面相呈我便藏身露影汝若春池拾磔
我便撒下明珠直得水洒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
且道法昌還有爲人處也無良父曰利刀割肉瘡猶公惡語傷
之恨不銷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推窗縱步出
松門是處桃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無處討如
今競愛楊花紅香病地無人掃上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

你便喚你先用後用我若放下
你便喚你先用後用我若擲下
你便喚你先用後用我若擲下
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
處良父曰曾經大海休誇永除却須彌不是山上堂夜半烏雞
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唯心便作軍中主
雲門長驅瀉山隊伍列五位槍旗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
荷斧石鞞彎弓禾山打鼓陳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
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
橫山鯨王擊玄關除微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
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月
啼高樹上堂閑來祇麼坐拍手誰賡和回頭忽見鯨箕星水墨
觀音解推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看不見
老人容上堂法曰今日開堂行脚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絨

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知見諸人話隨直饒口似秤鎚未
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果喝曰但能一念回
光定脫三乘羈鎖黃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攬浪數如麻點著
銅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渾是赤斑蛇法昌小刹路
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
石生輝亦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爐鞴之所
鈍鐵尤多良醫之門病者愈其瘥病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錘
法昌這裏有幾箇染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
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要會麼打麵還他
州土麥唱歌須是帶鄉人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却須磨
取曰未審如何下手師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師便打
曰這添桶碌鞦也不識師與感首座歲夜喫湯次座曰昔日北
禪分歲曾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施設師曰臘雪連

山白春風透戶寒座曰大衆喫箇甚麼師曰莫嫌冷淡無滋味
一飽能消萬劫飢座曰未審是甚麼人置辦師曰共慚愧漢來
處也不知英勝二首座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檢點諸方
今日因甚麼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秣要蛇驚馬英曰莫
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頭入膠盆作甚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
箇泥牛鬪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甚麼師曰你他時
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祇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
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鑿不及拖犁師曰還
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生師展兩手英曰鰍跳不出斗
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爭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
禪和如麻似粟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喜之游師
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
哥報道明朝去徐覽偈身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室

以院務誠知事曰吾口住此山一十二年護惜常住每自維之今
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
源皆屏息遂擲杖投牀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上堂王臨寶位胡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
倒卓藏身句即不問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
竹戶夜雨滴花心上堂古者道祗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
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
不飛舟自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長安東洛陽西問
如何是佛師曰福州橄欖兩頭尖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隈
巖傍巖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前山後山

開先暹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饒州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
光上燭鬚髮爪齒宛然具體風骨爽拔孩孺異常發言曰盛早語

五八六

五十一

雲門

十六

合經中閻里先生稱曰神童年將頂角博覽典墳卷不再舒洞
明今古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試經圓具感
悟夙習即徧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爲宗匠九坐道場四衆
傾向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麈柄金鉢以旌師德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木頭雕不就曰恁麼則皆是虛妄也師曰梵音深遠
令人樂聞問如何是諸佛說不到底法師曰蟻子解尋腥處走
蒼蠅偏向臭邊飛曰學人未曉請師再指師曰九萬里鵬從海
出一千年鶴遠天歸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閉口深藏舌
曰學人未曉師曰一言已出馬難追問大修行入還入地獄
也無師曰在裏許曰太作業人還上天堂也無師曰鯁跳不出
斗曰恁麼則鑊湯爐炭吹教滅劒樹刀山喝使擺師曰自作自
受乃曰適來禪客出衆禮拜各以無量珍寶布施大眾又於面
門上放大光明即離乾坤令人普得想見於此明得可謂十

方諸佛各坐其側常為勞生演說大法豈假山僧重重註破
或未然不免橫身徇物乃橫按拄杖曰萬般草木根苗異一得
春風便放花上堂寒寒風撼竹聲乾水凍魚行海林踈鳥宿難
早是嚴霜威重那堪行客衣單休思紫陌山千朵且擁紅爐火
一攢放下茱萸空中竹擲倒却迦葉門前刹筭直下更云不會
筭來也太無端參師一日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到面前
師曰此間無坐榻居士來此作甚麼士曰暫借佛印四大為坐
榻師曰山僧有一問居士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
帶子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為坐榻
祇如山僧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士不能答遂
留玉帶師却贈以雲山衲衣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
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病骨難堪
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幾會當乞食歌姬院奪得雲山舊衲衣

此帶闌入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猶相稱乞與伴
狂老萬回

東京智海本逸正覺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青青河
畔草曰磨後如何師曰鬱鬱園中柳曰磨與未磨是同是別師
曰同別且置還我鏡來僧擬議師便喝上堂開口是合口是眼
下無妨更著鼻開口錯合口錯眼與鼻孔都拈却沸也打祖也
打真人面前不說假佛也安祖也安衲僧肚皮似海寬此乃一
出下入半合半開是山僧尋常用底敢問諸禪德刹竿因甚麼
頭指天力士何故揸起拳良久曰參上堂拈拄杖曰這拄杖在
天也與日月並明在地也與山河同固在王侯也以代蒲鞭在
百姓也以身禦惡在衲僧也畫橫肩上海水穿雲夜宿林亭撐
門拄戶且道在山僧手裏用作何為要會麻有時放步東湖上
與僧送指遠山有擊禪牀下座上堂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

校書處得一法門超情離見絕妙絕玄妄自創張神逾六十載
日輒出普告大衆若欲傳持且當諦聽遂曰寒原耕種罷棄犢
負薪歸此夜一爐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逢人不得錯舉上堂
古者道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應
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牆倒晴方築房店雞穿兩過修院
宇漏時隨分整兒孫大小盡風流上堂舉遲和尚道寒寒地爐
火煖閑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
師召大衆曰迦葉甚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檢點得出彼之
二老一場懣懣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被人瞞好上堂
我有這一著人人人口裏嚼嚼得破者速須吐却嚼不破者翻成
毒藥乃召諸禪德作甚麼滋味試請道看良久曰醫心不是無
方義千里蘇香象不回答道士問如何是道師曰龍吟金鼎虎嘯
丹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吐故納新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
少師曰鸞鶴巖崖上冲天昧米民

卷六

五十一

十八

越州天章元楚寶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年三
百六十日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迢迢十萬不是遠上堂敲
聲錯落山色崔嵬本既不在其處得來良久曰高著眼

欽山勤禪師法嗣

鼎州梁山圓應禪師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喫粥喫
飯

青原下十一世

雲居舜禪師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僧問古人說不到處請
師說師曰夫子入太廟曰學人未曉師曰春暖柳條青問如何
是急切一句師曰火燒眉毛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撐天
拄地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問一祖立齋齊腰意

旨如何師曰二年逢一閏曰爲甚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
醅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西瞿耶尼日出水後如何師曰
泗州大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髮長僧貌醜曰未審意
旨如何師曰閉戶怕天寒問南禪結夏爲甚麼却在蔣山解師
曰衆流逢海盡曰恁麼則事同一家師曰夢裏到家鄉上堂來
不來去不去脚下須彌山腦後擎天柱大藏不能宣佛眼不能
覩諸禪德漸老逢春解惜春昨夜飛花落無數上堂畫一圓相
以手拓起曰諸仁者還見麼團團離海嶠漸漸出雲衢諸人若
也未見莫道南明長老措大相却於寶華王座上念中秋月詩
若也見得此夜一輪薄清光何處無上堂要丟不得去要住不
得住打破大散關脫却孃生袴諸仁者若到臘月三丁且道
用箇甚麼良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上堂古人恁麼南禪不
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却恁麼大衆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

六一

五月初十六

雲門十九

四帽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此功德祝延

聖壽便下座上堂時人欲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
明不較多無奈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鎖鐘鳴處
師因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
普賢噴眼裏無筋一卍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
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師晚奉
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孰是衆皆
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
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僧問臨雲閣聳太白峰高到這裏如何進
步師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曰未審如何話會師曰寒山
逢拾得兩箇一時癡曰向一宗乘又且如何舉唱師曰前言不

及後語上堂也大奇出大左十箇指頭八箇罅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龜打瓦便下座

建州崇梵餘禪師僧問臨濟喝少遇知音德山棒難逢作者和尚今日作麼生師曰山僧被你一問直得退身三步脊背汗流曰作家宗師今日遭遇師曰一語傷人千刀攪腹僧以手畫一畫曰爭奈這箇何師曰草賊木賊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孤峰無宿客曰不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灘峻不留船曰恁麼不恁麼則且置穿過觸體一句作麼生師曰堪笑亦堪悲上堂直須向黑豆未生芽時搆取良久召大眾曰劔去遠矣處州慈雲院修慧圓照禪師上堂片月浸寒潭微雲滿空碧若於達道人好箇真消息還有達道人麼微雲穿過你觸體片月觸著你鼻孔珍重

大瀉宥禪師法嗣

五才一六

雲門 二

廬山歸宗慧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日出東方夜落西曰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鐵山橫在路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船子下揚州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灰飛火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水出崑崙崙崙問十二時中如何履踐師曰鐵牛步春草問隻履西歸當爲何事師曰爲緣生處樂不是厭他鄉曰如何是當面事師曰眼下鼻頭垂上堂心隨相起見身塵生了見本心知心無相即十方刹海念念圓明無量法門心心周匝夫如是者何假覺城東際參見文殊樓閣門開方親彌勒所以道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拈起拄杖曰這箇是一法那箇是道場這箇是道場那箇是一法良久曰看看拄杖子穿過諸人觸體須彌山打破諸人鼻孔擊香臺一下曰且向這裏上堂從無入有易從有入無難有無俱盡處且莫自顧指頭來看寒山拾得禮豐干

安州大安興教慧憲字子一上堂我有一條拄杖尋常將何七以
采來不在南山亦非崑崙西嶂拈起滿目光生放下驪龍龍自
同徒若也借看卓出人中之上擊香臺下座

主璉禪師法嗣

臨安府佛日淨慧戒弼禪師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草鞋踏
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蹤

福州天宮慎微禪師上堂八萬四千波羅密門門門長開三千
大千微塵諸佛佛法不說有不說無不說非有非無不說
亦有亦無何也離四句絕百非相逢舉目少人知昨夜霜風漏
消息梅花依舊綴寒枝

靈隱知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正童圓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夜行莫踏白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黃張三黑李四

五灯一六

卷六用

非

承天簡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山利元禪師上堂拈拄杖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東
方一指乾坤肅靜西方一指瓦解冰消南方一指南斗作窟北
方一指北斗潛藏上方一指築著帝釋鼻孔下方一指穿過金
剛水際諸人面前一指成得甚麼邊事良久卓一下曰路上指
奔鹿門前打木兒

九峰韶禪師法嗣

明州大梅法英祖鏡禪師本郡張氏子棄儒試經得度肄講延
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辨之為眾所敬忽曰
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參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
因痛劄之師領首自爾得譽住後上堂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
候之初末後句則且置氏只當頭一句又作麼生道拈拄杖曰
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心律令大衆山僧恁麼舉唱且道遂

有祖師意也無良父一 東村黑李四年年親寫在門六卓
拄杖下座宣和初敕天丁作尼為德士雖主法聚議無一言以
回上意師肆筆解老子詣進 上覽謂近臣曰法英道德經解
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宜賜入道載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不知
師意者往往以其為佞諛明年秋 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
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髦執象簡穿宋履使擊鼓集
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離物必榮枯各有時昔毀僧
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
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
出神光透碧天擲之于地隨易僧服提鶴髦曰如來昔日買皮
衣數載慚將鶴髦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
舉象簡曰為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
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

五十六

五月十六

雲門

一

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對化鵬未遇不小
鷄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為龍分破華
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 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
下拄杖斂目而逝

玉泉皓禪師法嗣

郢州林溪興教文慶禪師上堂六六三十六東方甲乙木嘉州
大像出關來陝府鐵牛入西蜀參

夾山遵禪師法嗣

江陵福昌信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如何是第一葉師提起坐
具僧曰雲生片片雨點霏霏師曰不痛不知傷僧曰這箇猶是
風生雨意如何是第一葉師將坐具撼一撼僧拍掌師曰一任
啼跳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兒郎西家織女僧曰學人不曾師
曰攬筆抄校上堂召不來舉頭師曰南山風色使下庄

天衣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所事身
厚年十九依姑蘇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出家巾侍十載剃度受
具又三年禮辭遊方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
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
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抵說這箇法
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
曰殺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圭命師開
法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
蘇人擁道渡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二年爲此
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皇帝下詔闕相
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召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
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

五十一

不月

廿二

六

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
安帝大悅賜茶師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
興且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
即辭退帝見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後帝登遐命入
福寧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
住持擊鼓譟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意遊順風加艣棹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
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
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曰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伏屍萬
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當初師曰三皇塚上草離離問上是
天下是地未審中間是甚物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射師
答話師曰大地山河曰尚何得瞞人師曰却是老僧瞞過上

近日偈問千燈互照。以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下麼處。一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合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齋來。上堂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起也海水騰波須彌峯峇放也四海晏清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牀下座上堂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百億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刹土皆於光中一時發現諸仁者還見麼若也見得許汝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魯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師全身塔于蘇之靈巖。

二一六

二一四

東京法雲寺法秀圓通禪師秦州隴城辛氏子母夢老僧託行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游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即往觀焉兒為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從魯姓十九試經圓具勸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因聞無為軍鐵佛寺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叅謁懷問曰座主講甚麼經師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為宗師曰法界為宗曰法界以何為宗師曰以心為宗曰心以何為宗師無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先叅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直詣方丈陳其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在汝行矣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皇帝上仙宣說中則說法賜圓通號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出魔界而入一界此理如何師曰亦生亦不生。

師人話師曰你話頭道云僧擬議師便喝問陽志二八華
物盡生葉未審道芽遠堪也無師曰自家看取曰莫便長指
示處麼師曰芭蕉高多少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師曰這
箇是白公底你底作麼生曰且特別時師曰看你道不出上堂
看風使帆正是隨波逐浪截斷衆流未免依前添漏量才補職
寧越短長買帽相頭難得恰好直饒上不見天下不見地東西
不辨南北不分有甚麼用處任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也須額
頭汗出揔不恁麼如何商量良父曰赤心片片誰知得笑殺黃
梅石女兒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喚梳茶湯
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秋雲
秋水青山滿目這裏明得千足萬足其或未然道士倒騎牛參
上堂寒雨細朔風高吹沙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有且道風
作何色若識得去許你具眼若也不識莫怪相瞞參上堂少於

九年冷坐却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還會
麼笑我者多哂我者少上堂衲僧家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未云
分外祇如半偈三驅一旬投火又圖箇甚麼良父曰彼彼住山
人何須更說破師示疾謂衆曰老僧六處住持有煩知事首座
大衆今來四大不堅火風將散各宜以道自安無違吾囑遂曰
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父
監寺東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東京相國慧林院若冲覺海禪師江寧府鍾氏子上堂碧落靜
無雲秋空明有月長江瑩如練清風來不歇林下道人幽相看
情共悅諸仁者適來道箇清風明月猶是建化門中事作麼生
是道人分上事良父曰閑來石上觀流水欲洗禪衣未有塵上
堂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上萬象形容盡入照臨之內你諸人
築之石碣著因甚麼却不良父曰莫怪山僧太多光食外

急須催珍重。

真州長蘆應夫廣照禪師。泗州蔣氏子。僧問古者道如來。舊即
許老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未審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
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擬議。師便喝。問識得衣中寶。時如何。師曰。
你試拈出。看僧展一手。師曰。不用指東畫西。寶在甚麼處。曰。爭
奈學人用得。師曰。你試用。看僧拂坐具。一下。師曰。衆人笑。你上
堂。召衆曰。江山遶檻。宛如水墨。屏風殿閣。凌空麗若神仙。洞府
森羅。萬象海印。交參一道。神光更無遮障。諸人還會麼。良久曰。
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參上堂。顧大衆曰。這箇爲甚麼。擁不
聚撥不散。風吹不入。水灑不着。火燒不得。刀斫不斷。是箇甚麼。
衆中莫有釘嘴鐵舌底衲僧。試爲山僧定當看。還有麼。良久曰。
若無山僧。今日失利。久立。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冰。

五可一六

雲門 七六

一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師鳴指。一下。問
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
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
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
理湛然。夏不去。而秋自來。風不涼。而人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
毫。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現十
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騷。塞汝耳根。
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冷熱甘甜。塞汝舌根。
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
轉。也是平地骨堆。參上堂。嚴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
山樹。黯黯蒼鷹。得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
以猛將。出荒郊。臨機須知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
裏。錘。幸遇太平。挂向。上。參上堂。諸禪德。還知。山僧。手。

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何處以手槌背曰蒼天蒼天何處
衆良父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柏樹子話
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蘿亮隔僧問如何是無
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曰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嗚咽

北京天鉢寺重元文慧禪師青州千乘孫氏子母夢於佛前吞
一金果後乃誕師相儀殊特迥異羣童十七出家冠歲圓具初
遊講肆頗達宗教嘗宴坐古室忽聞空中有告師學上乘者無
滯於此驚駭出視杳無人迹翌日客至出寒山集師一覽之即
慕參玄至天衣法席遇衆請益豁然大悟衣印可曰此吾家千
里駒也出世後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入籠入檻僧拊掌師曰跳
得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上是天
下是地上堂冬不受寒夏不受熱身上衣口中食應時應節既
非天然自然盡是人人膏血諸禪德山僧恁麼說話爲是世法

六十一 王少十六 雲門 二一七

爲是佛法若也擇得分明萬兩黃金亦消得喝一喝上堂福勝
一片地行也任你行住也任你住步步踏著始知落處若未然
者直須退步脚下看取咄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然歲歲秋收
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無直饒端的比他雞足峰前是
甚麼閑事良父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師四易名
藍縷白仰重示寂正盛暑中清風透室異香馥郁茶毗煙燄到
處獲舍利五色大師文公彥博以 上賜白琉璃瓶貯之藉以

錦褥躬葬于塔居士何震所獲額骨齒牙舍利別刊浮圖

台州瑞巖子漁禪師本郡吳氏子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開眼觀
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指南師曰話墮也曰乞師指末師呵呵
大笑上堂一不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洋海裏泛鐵船
須彌頂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問却拄杖千古萬古獨
巍巍自與人間作榜樣

廬一樓賢智遷禪師。但問一問。下世盡是建化門。屢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獍師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師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拆東籬。補西壁。曰。恁麼則今日齋晏。師曰。退後。著上堂。聞佛法二字。早是污我耳目。諸人未跨法堂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山僧今日也是爲衆竭。爲珍重。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嚙。嚙。晒。晒。現。現。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巴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又立。

越州淨衆梵言首座。示衆。南陽國師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師曰。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舒州山谷三祖。冲會圓智禪師。臨安府人也。初開堂。日僧問。如

何是第一義諦。師曰。百雜碎。曰。恁麼則褻禪一會。不異靈山。師曰。將糞箕掃帚來。問。師登寶座。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未審將何爲人。師曰。千鈞之弩。曰。大衆承恩。師曰。量才補職。問。理雖頓悟。事假漸除。除即不問。如何是頓悟底道理。師曰。言中有響。曰。便恁麼。又且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壁如閑。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天堂。師曰。太遠在。曰。如何是地獄。師曰。放你不得。曰。天堂地獄相去多少。師曰。七零八落。問。白雲綻處。樓閣門開。善財爲甚麼從外而入。師曰。開眼即瞎。曰。未審落在甚麼處。師曰。填溝塞壑。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寸步千里。泉州資壽院。捷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鐵牛生石卵。曰。如何是接人句。師曰。三門前合掌。曰。如何是大用句。師曰。腦門。曰。如何是無心句。師曰。橫瓶大道。曰。如何是奇特句。師

曰
洪州觀音啓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松長栢短曰
意旨如何師曰葉落歸根

越州天章元善禪師僧問大無外小無內既無內外畢竟是甚
麼物師曰開口見膽曰學人未曉師曰苦中苦曰爲衆竭力禍
出私門師打曰教休不肯休須待雨淋頭問如何是最初句師
曰末後問將來曰爲甚如此師曰先行不到曰入水見長人也
師曰秦皇擊缶上堂君問西來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
曾知起倒劫火繞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爲君長懊惱
真州長蘆體明圓鑑禪師上堂顧視左邊曰師子之狀豈免嘔
呻顧右邊曰象王之儀寧忘回顧取此逃彼上士奚堪識變知
機野狐窠窟到這裏須知有凡聖不歷處古今不到處且道是
甚麼人行履良久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來

五十七

卷一六

雲門

廿九

汀州開元智叡禪師上堂衲僧家向針眼裏藏身稍寬大海中
走馬其窄將軍不上硬橋勇士徒勞挂甲書行三千年行八百
即不問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若也道得觀音勢至文殊普賢
祇在目前若道不得直須撩起布裙緊峭草鞋參上堂寒空落
落大地漫漫雲生洞口水出高原若也把定則十方世界恍然
若也放行則東西南北坦然茫茫宇宙人無數一箇箇鼻孔透
天且問諸人把定即是放行即是還有人斷得麼若無人斷得
三門外有兩箇大漢一箇張眉握劍一箇怒目揮拳參

平江府澄照慧慈禪師僧問了然無所得爲甚麼天高地闊師
曰窄上堂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踏過那堪進步向前更要
山僧說破而今說破了也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梁王不識
曰如何是末後一句 以達磨渡江

秀小崇德智澄禪。一室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若也如此豈不
俊哉山僧蓋不得已曲為諸人若向衲僧面前一點也者不得
諸禪德且道衲僧面前說箇甚麼即得良父曰深秋簾幕千家
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泉州棲隱有評禪師僧問如何是平常道師曰和尚合掌道士
擎拳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著衣喫飯曰別還有事也無
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齋餘更請一甌茶

平江府定慧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為人一句師曰見之不取曰
學人未曉師曰思之千里

建寧府乳燕大同院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入
市烏龜曰立一日如何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無為軍鐵佛因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尋寒木自
為鄰三事秋雲更誰識曰和尚家風蒙指示為久消息又如何

師曰新月有圓夜人心無滿時

五六八

之五十一

雲門 二十一

安吉州報本法存禪師錢塘陸氏子僧問無味之談塞斷人口
作麼生是塞斷人口底句師便打僧曰恁麼則一句流通天人聳
耳師曰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太奇曰專為流通師曰一任亂道
在天衣受請上堂曰吳江聖壽見召住持進退不遑且隨緣分
此皆堂頭和尚提耳訓育終始裝諭若據今日正令當行便好
一棒打殺那堪更容立在座前雖然如是養子方見父慈

和州開聖院棲禪師開堂垂語曰選佛場開人天普會更有父
歷覺場罷參禪客出來相見時有僧出師曰作家作家僧曰莫
著忙師曰元來不是作家僧提起坐具曰看看摩竭陀國親行
此念師曰祇今作麼生僧禮拜師曰龍頭蛇尾問東西不辨南
北不分學人上來乞師一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
你東西不辨南北不

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曰蘇噓

蘇噓問如何是道師乃汝三十棒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殺人可恕無禮難容上堂拈拄杖曰大衆急著眼看須彌山畫一畫百雜石南瞻部洲打一棒東傾西側不免且收在開聖手中教伊出氣不得卓一下

福州衡山惟禮禪師上堂若論此事直下難明三賢罔測十聖不知到這裏須高提祖令橫按鑊卸佛尚不存纖塵何立直教須彌粉碎大海焦枯放一線道與諸人商量且道商量箇甚麼良久曰鹽貴米賤

臨安府北山顯明善孜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九年空面壁懣懣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燈籠挂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師曰墻壁有耳

明州啓霞思安禪師僧問諸佛出世蓋爲群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爲闍黎曰恁麼則潭深波浪靜學廣語聲低師曰捧上不成龍

越州雲門靈侃禪師僧問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佛殿裏燒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三門頭合掌上堂塵勞未破觸境于差心鑑圓明絲毫_一不立靈光皎皎獨露現前今古兩忘聖凡路絕到這裏始能卷舒自在應用無虧出沒往還人間天上大衆雖然如是忽被人把住問你道拄杖子向甚麼處著又如何抵對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衆無對乃拍禪牀下座

天台太平元坦禪師上堂是法無宗隨緣建立聲色動靜不昧見聞舉用于差如鐘待扣於此薦得且隨時著衣喫飯若是德山臨濟更須打草鞋行脚參

臨安府佛日文祖禪師僧問峭峻之機請師垂示師曰十字街頭八字立曰抵如木乃行船須彌山上走馬又作麼生師

曰烏龜向火曰怎麼自時久頭善把虎尾師以拄杖點一下
曰禮拜著

沂州望仙山宗禪師僧問四時八節即不問平常一句事如何
師曰禾山打鼓曰莫是學人著力處也無師曰歸宗拽石僧無
語師曰真箇衲僧上堂南台烏藥北海天麻新羅附子辰錦朱
砂良久曰大衆會麼又立上堂你等諸人還肯放下麼若不放
下且擔取去便下座

瑞州五峰淨覺院用機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踏
不著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且緩緩上堂清平過水投子賣
油一年三百六十日不須頻向數中求以拂擊禪牀下座

無爲軍佛足處祥禪師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琉璃殿裏隱
寒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活卓卓地問一色無變異喚作靈
地白牛還端的也無師曰頭角生也曰頭角未生時如何師曰

不要犯人苗稼

五州一六

雲門 三十一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上堂橫按拄杖曰若怎麼去直得天無
二日國無二王釋迦老子飲氣吞牛一大藏教如蟲蝕木設使
鑽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殘羹餽飯一時
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
兩後始知山色翠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上堂舉臨濟無位真人語乃召大衆曰
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
眼見空花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曳尾其僧祇
知季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
下人言頭西臺祇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爲淨不免出一隻手
狼籍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准一擔一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
諸方去笑殺當年老

禮部楊傑以苦士之次
引老龐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雞一鳴睹日如盤
湧忽大悟乃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
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衣稱善後會芙蓉楷禪
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容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來容曰不
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容曰別來未久
善能高鑿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
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稱心侖禪師法嗣

彭州慧日堯禪師僧問古者道我有一句待無舌人解語却向
汝道未審意旨如何師曰無影樹下好商量僧禮拜師曰老解
未消

報本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上堂咄咄咄井底啾啾是何物直饒三千
大千也祇是箇鬼窟咄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幸
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上堂不山普化忽顛狂打鼓搥鈴
戲一場劫火洞然真暑暑嵐風大作好乘涼四蛇同篋看他弄
二鼠侵藤不自量滄海月明何處去廣寒金殿白銀牀咄上堂
八萬四千深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箇踏不著穩為蜈
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口釘嘴鐵舌徒增醜粘柱豎拂泥洗
泥揚眉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花春鳥啼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末又深得法忍後歸里事落魄多
嗜酒呼盧每大醉唱柳詞數闕且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
召飲則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眾曰吾明
且道行汝寺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
吾一但

古酒醒何處。揚子江時風。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蛇矣。
稱心明師法嗣

洪州上藍院光寂禪師上堂。橫拄杖。召大眾曰。還識上監老漢麼。眼似木突。口如匾擔。無間精粗。不知鹹淡。與麼住持。百千過犯。諸禪德。還有為山僧懺悔底麼。良久曰。氣急殺人。卓拄杖下座。

廣因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上堂。今朝是如來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驀頭燒。

雲居元禪師法嗣

臨安府百丈慶善院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誰曰。特

三九 五十一六 雲門 三四

問和尚。師曰。鷓子過新羅。上堂說則搖唇。行則動脚。直饒不說不行。時錯錯拍禪牀下座。

常州善權慧泰禪師上堂。諸佛出世。廣演三乘。達磨西來。密傳大事。上根之者。言下頓超。中下之流。須當漸次。發明心地。或一言唱道。或三句敷揚。或善巧應機。遂成多義。撮其樞要。總是空花。一句窮源。沉埋祖道。敢問諸人。作麼生是依時及節底句。良久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叅。

饒州崇福德基禪師上堂。若於這裏會得。便能入一佛國。坐一道場。水鳥樹林。共談斯要。樓臺殿閣。同演真乘。續千聖不盡之燈。照八面無私之燄。所以道在天同天。在久同久。還有知音者麼。良久曰。水底金烏。天上日。眼中瞳子。面前人。

安州林 依古真覺禪師上堂。善慧遺風。五百年雲黃山色。祇依然而今。重不也。一句通徧大千。大眾且道。是甚麼句。

所載亦

詰問

不能對疑其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返明趨智海悉以所得告海為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上明道諭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揚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又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

五灯十六

雲門卅六

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勿謂在後也取之在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豎拂拈槌或持叉張弓擊毬舞笏或拽石般王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為父然我為太親故人多因措譬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且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不發聞而弗違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

此等事

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

孔子之傳也。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大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邪。無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青原下十二世

蔣山泉禪師法嗣

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曰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凡源不動。湛如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薨遺佛慧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必不得力矣。慧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明。

雲明

志林

卯去

前京子

前京子。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琪。父溫。

比丘官... 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 經

得度... 無社宮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惠往京師地藏院選經

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師去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

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僧問寶

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煙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

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

有事也無師曰大無厭生問若論此事譬言如兩家著其學人上

來請師一著師曰早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

也師卓拄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

麼生師曰且饒一著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險日便怎麼

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

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昂塞虛空無處回避為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
山看鬘鼻擲拄杖下座

鎮江府金山善寧法印禪師僧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

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師曰手握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曰退身

有分師曰知過必改上堂顧視大眾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

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祇見

錐頭利不見擊頭方若是金山即不然有眼覷不見有耳聽不

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

應六根解脫敢問諸禪德且道與前來是同是別莫有具眼底

衲僧出來通箇消息若無復為諸人重重注破放開則私通車

馬提之刻毫末不存若是飽戰作家一任是非賤剥

可以 圓澄巖禪師僧問大藏經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

曰氏九七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卅下

云溪翁釣沙島到這裏便是長道子張僧繇無你下
羊處直曰歸堂問取聖僧參上堂軋坤肅靜海晏河清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箇是世間法作麼生是
佛法良父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訪如來正法輪

秀州本覺寺守一法真禪師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一
師曰崑崙駒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存
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牀上帶刀眠曰向上還有事也
無師曰放下著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
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
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
後退後案著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要
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消息良父曰

日月易流

五月初十六

雲門三十九

舒州投子脩顯證悟禪師僧問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甚麼趙
州三等接人師曰入水見長人曰爭奈學人未會師曰喚不回
頭爭奈何上堂楞伽峰頂誰能措足少室巖前水泄不通正當
恁麼時黃頭老子張得口碧眼胡僧開得眼雖然如是事無一
向先聖幸有第二義門足可共諸人東說西說所以道春生夏
長秋落冬枯四時遷改輪轉長途愚者心生彼此達者一味無
殊良父曰陝府鐵牛吞大像嘉州佛向藕絲藏上堂巍巍少
水鎮羣峰有時雲中捧出有時霧罩無蹤有時突在目前有口
道不得被人喚作壁觀胡僧諸仁者作麼生免得此過休休不
如且持果良父曰一和二佛陀三釋迦自餘是甚椀躡丘叅

西州

禪師

本州丘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晝眠無

蓋曰意

自

走甚長問如何是西來祖意師曰風吹

滿面塵土

一

或時為掌

若遇衲僧

有功

逐分下曰直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上堂雨後鶻鳴

山前麥熟何處牧童兒騎牛笑相逐更把短笛橫吹風前一曲

兩曲參上堂山僧今日略通一線不用狐疑麥中有麩上堂拈

拄杖擊禪牀一下曰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為永失

三十年後不得道山僧今日上堂祇念法華經參上堂衲僧

前三昧釋迦老子不會住世四十九年說得天花亂墜爭似餽

餐渴飲展脚堂中打睡上堂諸人知處山僧盡知山僧知處諸

人不知今日不免布施諸人良久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參

衢州靈曜寺晉良佛慈禪師饒州吳氏子清獻趙公命開法

於越州福果衢州超化海會靈曜四刹僧問三變禪林四曰出

世於和尚分上成得甚麼邊事師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

關挨子而今流落五湖傳師曰那箇是山僧開挨子曰一言超

五門四

影象不墜古人風師曰惜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

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鬪釘家

風抑揚問荅一場笑具雖然如是因風撒土借水獻花有箇葛

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慕拈拄杖擊香臺曰參堂去

明州香山延沐正覺禪師上堂心隨境現境逐心生心境兩忘

是箇甚麼拈起拄杖曰且道這箇甚麼處得來若道是拄杖瞎却

汝眼若道不是拄杖眼在甚麼處是與不是一時拈却且騎拄

杖出三門去也遂曳杖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印禪師上堂韶石渡頭舟橫野水汾陽浪裏棹

撥孤煙雲月無私谿山豈異一言合轍千里同風敢問諸人作

麼生是同風底句良久曰八千子弟今何在萬里山河屬帝家

臨安府西湖妙慧文義禪師上堂會麼已被熱謾了也今早起

來無害一步一鞋後架洗面堂內展鉢喫粥粥後打睡睡

起喫茶。齋時喫飯。日日相似。有甚麼過。然雖如是。更有一般人。我笑金剛倒地。一堆泥。拍禪牀下座。

處州靈泉山宗一禪師上堂。美玉藏頑石。蓮華出淤泥。須知煩惱處。悟得即菩提。

泗州普照寺處輝真寂禪師。滁州趙氏子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地。湧金蓮。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掃却門前雪。

常州南禪寧禪師。僧問。廬陵米價。作麼生。謝師曰。款出囚口。越州石佛曉通禪師上堂。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師。師曰。月落寒潭。曰。如何是漸教師。師曰。雲生碧漢。曰。不漸不頓時。如何。師曰。八十老婆。不言嫁。

法雲秀禪師法嗣。東京法雲惟白佛國禪師上堂。離婁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眾曰。還見麼。良久曰。

看。即有分。堂拈拄杖示眾曰。山僧住持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眾。看即不無。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師有續燈錄三十卷入藏。

建康府保寧子英禪師。錢塘人也。上堂拈拄杖曰。日月不能並。明河海不能競深。須彌不能同高。乾坤不能同固。聖凡智慧不及。且道這箇。有甚麼長處。良久曰。節目分明。生來條直。冰雪敲開。片片分。白雲點破。承伊力。擊禪牀下座。

溫州僊巖景純禪師。僧問。德山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師曰。老僧今日困。僧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師曰。鐵上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師曰。鐵上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師曰。鐵上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師曰。鐵上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師曰。鐵上橫。海岸曰。如何是衲僧正眼。師曰。針割不入。

興元府慈濟聰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此去長安三十七程
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撞頭磕額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
是甚麼動師曰低聲低聲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青翠
竹鬱鬱黃花曰如何是正色師曰退後退後問釋迦已滅彌勒
未生未審誰為導首師曰鐵牛也須汗出曰莫便是為人處也
無師曰細看前話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陝府鐵牛上
堂三乘教典不是真詮直指本心未為極則若是通心上士脫
灑高流出來相見乃顧視大眾曰休上堂終日孜孜相為恰似
牽牛上壁大眾何故如此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
上堂一即一二即二把定要津何處出氣拈拄杖曰彼自無瘡
勿傷之也卓一下下座

安州白兆山通慧珪禪師上堂幸逢嘉會須采異聞既遇寶山
莫令空手不可他時後日閉扇後壁角頭自說大話也窮天地

五十一六

雲門 四十二

亘古今即是當人一箇自性於是中間更無他物諸人每日行
時行著卧時卧著坐時坐著祇對語言時滿口道著以至揚眉
瞬目嗔喜愛憎寂默游戲未始間斷因甚麼不肯承當自家歇
去良由無量劫來愛欲情重生死路長背覺合塵自生疑惑譬
如空中飛鳥不知空是家鄉水裏遊魚不知水為性命何得自
抑却問傍人大似捧飯稱飢臨河叫渴諸人要得休去麼各請
立地定著精神一念回光豁然自照何異空中紅日獨運無私
盤裏明珠不撥自轉然雖如是祇為初機向上機關未曾踏著
且道作麼生是向上機關良久曰仰面看天不見天

廬州長安淨名法因禪師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七八是數
事却難猜隱顯不辨即見置黑白未分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
相逢秋色重共話月明中上堂祖師妙訣別無可說直饒釘嘴
鐵舌未免弄巧成拙淨名已把天機泄

浮槎山福嚴守初禪師僧問如何是受用三昧師曰拈匙放箸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踏不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四方八面乃曰若論此事放行則曹溪路上月白風清把定則少室峰前雲收霧卷如斯語論已涉多途但由一念相應方信不從人得大眾且道從甚麼處得良父曰水流元在海月落不離天上堂即性之相一曰晴空即相之性千波競起若徹來源清流無阻所以舉一念而塵沙法門頓顯拈一毫而無邊刹境齊彰且道文殊普賢在其麼處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下座

鼎州德山仁繪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來午去萬曰恁麼則脚跟不點地也師曰却是汝會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山僧即不然至道最難須是揀擇若無憎愛爭見明白

澧州聖壽香積用旻禪師上堂木馬衝關千騎路鐵牛透過萬

重關木馬鐵牛即今在甚麼處良父曰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瑞州瑞相子來禪師上堂顧視衆曰夫爲宗匠隨處提綱應機問答殺活臨時心眼精明那容妖怪若也捧頭取證喝下承當埋沒宗風耻他先作轉身一路不在遲疑一息不來還同死漢大眾直饒到這田地猶是句語埋藏未有透脫一路敢問諸人作麼生是透脫一路還有人道得麼若無山僧不免與諸人說破良父曰玉離荆岫寒光動劍出豔城紫氣橫

廬州真空從一禪師上堂心鏡明鑑無礙遂拈起拄杖曰喚這箇作拄杖即是礙不喚作拄杖亦是礙離此之外畢竟如何要會麼礙不礙誰爲對太地山河廓然粉碎

襄州鳳凰山孔明廣禪師上堂曰頭東畔出月向西邊沒來去急如梭倂久成白骨山僧有一法堪爲保命術生死不相干打

破精魂空咄咄是何物不是衆生不是佛

慧林冲禪師法嗣

東京永興華嚴寺智明佛慧禪師常州史氏子上堂若論此事在天則列萬象而齊現在地則運四時而發生在人則出沒卷舒六根互用且道在山僧拄杖頭上又作麼生良父卓一下曰高也著低也著

鎮州永泰智航禪師上堂散為氣者乃道之濶適於變者為法之弊靈機不昧亘古亘今大用現前何得何失雖然如是忽遇無孔鐵槌作麼生話會拈拄杖曰穿過了也上堂龍騰碧漢變化無方鳳翥青霄誰知蹤跡可行則行不行則行不出百千三昧可止則止寧忘萬象森羅所以道取不得言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且道得箇甚麼良父曰莫妄想

五打十六

雲門 四十四

江陰軍壽聖子邦圓覺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拈放一邊如何得速成佛去師曰有成終不是是佛亦非真僧擬議師叱曰話頭道甚麼

長蘆夫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道榮覺印禪師郡之陳氏子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師曰揚眉飛閃電曰更有何事師曰開口放毫光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七六八

真州長蘆宗曠慈覺禪師洛州孫氏子僧問達磨面壁此理如何師曰良父僧禮拜師曰今日被這僧一問直得口瘡上堂冬去寒食一百單五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頭鑽荆棘林將謂衆生苦拜掃事如何骨堆上添土唯有出家人不踏無生路大衆且道向甚麼處去還會麼南天台五臺叅上堂新羅別無妙訣當言不避截舌但能心口相應一生受用不徹且道如何是心口相應底良父曰焦乾打著連底凍叅問六門未息時如何師

曰鼻孔裏燒香曰學人不曾師曰耳朶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功師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曰恁麼則功不浪施也師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此者未出荆棘林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上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通隨處是水聲山色自悠悠平江府慧日智覺廣燈禪師本郡梅氏子上堂良久曰休休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鈎喝一喝下座

佛日才禪師法嗣

澧州夾山靈泉自齡禪師常州周氏子僧問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此是人間光影如何是祖師機師曰針劄不入曰祇如朕兆未生已前作麼生道師舉起拂子僧曰如何領

五下

五灯二六

雲門 四十一

會師曰斫額望扶桑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春風颭颭曰分後如何師曰春日遲遲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一年三百六十日上堂良久顧大衆曰月裏走金烏誰云一物無趙州東壁上挂箇大胡蘆叅上堂良久打一圓相曰大衆五千餘卷詮不盡三世諸佛讚不及令人却憶賣油翁狼忙走下繩牀立叅上堂便乃忘機守默已被金粟占先擬欲展演詞鋒落在瞿曇雲之後離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透脫一路良久曰好笑南泉提起處刈菰鎌子曲彎彎叅

天鉢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院清滿禪師滄州田氏子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天寒地冷曰如何是道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道是閑名字上堂無異思惟諦聽諦聽昨日寒今日寒抖擻精神著勞看著力看看來看去轉顛顛要得不顛顛看叅上堂堪作梁

堪作柱底作柱靈利衲僧便知落處驀拈拄杖曰還知這處堪
作甚麼打香臺一下曰莫道無用處復打一下曰叅上堂看看
堂裏木師伯被聖僧打一擗走去見維那被維那打兩擗露柱
呵呵笑打著這師伯元豐路見不平與你雪正拈拄杖曰來來
然是聖僧也須喫棒擊香臺下座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
須舉似大眾飢後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自在
眠大眾更有山懷為君說今年年是去年年上堂此劔刃上事
須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為人天師懸羊頭賣狗肉壞
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
悞衆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餘殃有甚麼
死急來為釋子喝曰贖人徒側耳便下座上堂喝一喝曰不是
道不是禪每逢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叅師凡見僧乃曰佛法世
法眼病在眼花有僧曰翳消花滅時如何師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院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為甚麼拱手歸降師
曰理合如是曰畢竟如何師曰夜眠日走

西京善勝真悟禪師上堂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弄影逃形
不知形為影本以法問法不知法非法以心傳心不知心本
無心心本無心知心如幻了法非法知法如夢心法不實莫謾
追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到這裏三世諸佛一大藏教祖師言
句天下老和尚路布葛藤盡使不著何故太平本是將軍致不
許將軍見太平

瑞巖鴻禪師法嗣

明州育王曇振真戒禪師上堂今日布袋頭開還有買賣者麼
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酬價僧無語師曰
老僧失利

接賢遷禪師法嗣

舒州王屋山崇福燈禪師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一毫私
何處不在。大衆直饒恁麼會去。也是鬼弄精魂。怎生說箇常在
底道理。良久曰。金風昨夜起。徧地是黃花。

淨衆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惟湛廣燈禪師。嘉禾人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
曰。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曰。專爲流通也。師曰。即今作麼生
舉。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徧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蒲天
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
同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花折柳垂巾角。夜來一醉明月樓。
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大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
有幾人知。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青原下十三世

法雲本禪師法嗣

五打一六

不門

四七

臨安府淨慈楚明寶印禪師。百粵張氏。上堂。祖師心印。非長非
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
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
特地。擊禪牀下座。上堂。出門見山水。入門見佛殿。靈光觸處通。
諸人何不薦。若不薦。淨慈今日不著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
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
何故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
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己者自
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閻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
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衆。
高著眼。擲拄杖下座。

真州長蘆道和祖照禪師。興化黃氏子。僧問。無遮聖。漫有未

到者麼師曰有曰誰是不到者師曰金剛脚下然豈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曰便恁麼去
時如何師曰鐵門路嶮問一槌兩當時如何師曰踏藕得魚歸
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鐵彈子問百城遊罷時如何
師曰前頭更有趙州關上堂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
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
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福州雪峰思慧妙湛禪師錢塘俞氏子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
師曰東壁打西壁曰恁麼則撞著露柱也師曰未敢相許上堂
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
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尚咄上堂布太教網攬人天
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抵足見兔放鷹遇鷹發箭乃高舉
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衆纒鞋

藥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已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
今每日鳴鼓陞堂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
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
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
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令以拄
杖一時趁散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
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劄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
前雪霜凜凜齋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逢一場懺懺別峰相
見洛在半途隻復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太道祇在
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具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
建炎改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
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
邊事王官降誕已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法無差

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原亭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一喝上堂南詢諸友踏
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
成滲漏口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觀井縱無計較途
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
求何事

婺州寶林果昌寶覺禪師安州時氏子師與提刑楊次公入山
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敲不破師曰
祇爲太硬楊曰猶涉繁詞師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揚曰硬師曰
也是第二月楊爲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師曰
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即一二即二艱著直是無香氣薦拈
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擲栗條莫向南山尋鬻鼻

鄭州資福法明寶月禪師上堂資福別無所補五日一參擊鼓

何曾說妙談玄祇是籠言直語甘草自來甜黃連依舊苦忽若
鼻孔遼天逢人切忌錯舉參上堂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久
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于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以
拄杖卓一下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
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南粵陳氏子上堂休去歇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
日暉穴不著二邊豈墮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
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茫茫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
開浩浩地聲色裏坐臥去三家村裏盈衢塞路荆棘裏遊戲去
刀山劒樹劈腹剜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
戒孩兒鞦韆毬上堂一切聲是佛聲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
色是佛色纖毫疾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上堂盡乳

坤大地是箇熟鐵圓汝等諸人向甚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上堂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鬪身雪刃叢中遊戲竹影掃塔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忘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花似火紅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築著額頭磕著鼻曰意旨如何師曰驢驘馬載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曰謝師答話師曰大乘研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驘并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土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師曰兩重公安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師

五十一

五十一

曰拈刻老叟吉頭上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師曰束杖理民曰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師曰不言而化曰未審和尚如何為又師曰一刀兩段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師曰進前三步曰向上無開請師一閉師曰退後一尋曰不開不閉又作麼生師曰叫叫便打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由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麼法師曰開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省得鞋錢曰來後如何師曰重疊開山路

安吉州道場有規禪師婺州姜氏子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跡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上堂種田博飯

也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上道護聖門下別有甚麼長處

以父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涓池冷照之化士出問從夢已
亦乞師一言師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
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師曰照顧打失布袋

越州延慶可復禪師上堂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忽然胡漢俱來
時如何祇準良久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叅上
堂鷲拈拄杖橫按膝上曰苦痛深苦痛深碧潭千萬丈那箇是
知音卓一下下座

安吉州道場慧顏禪師上堂世尊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曰莫
妄想便下座

温州雙峰普寂宗達佛海禪師僧問如何是永嘉境師曰華蓋
峰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宿覺上堂衆集定喝一喝曰寃有
頭債有主珍重

越州五峰子琪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垂示師曰花開千朵

子琪

五灯十六

雲門

五十一

秀曰學人不會師曰雨後萬山青曰謝指示師曰你作麼生會
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也知和
尚有此機要師曰適來道甚麼僧無語師便喝

西京韶山雲門道信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千年
古墓蛇今日頭生角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卜度則喪
身失命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無人識者曰如何得脫灑去
師曰你問我答

臨安府上天竺從諫慈辯講師處之松陽人也具大知見聲播
講席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
作書寄之師發紙睹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
過狀了不了方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

全山寧禪師法嗣

婺州普濟子濟圓濟禪師僧問在珠人不識如女不識重親家

得如何是珠師曰不撥自轉曰女何是藏師曰一撥故轉曰轉後如何師曰把不住上堂兩過山青雲開月白帶雪寒松掃風疾栢山僧恁麼說話還有祖師意也無其或未然良久曰看看吉州禾山用安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魚換鱉倚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

本覺一禪師法嗣

福州越峰粹珪妙覺禪師本郡林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瘦田揔種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刈禾鎌子曲如鉤問機關不到時如何師曰抱甕灌園曰此猶是機關邊事師曰須要雨淋頭

台州天台如庵主父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為伍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師作偈曰

手三四

五灯十六

雲門 五十二

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禪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叅法雲秀和尚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歿日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十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魚明坐脫投子顯禪師法嗣

壽州資壽灌禪師上堂良久曰便恁麼散去已是葛藤更若喃喃有何所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西京白馬崇壽江禪師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開堂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為甚麼不借師曰賣金須是買金人

鄧州香嚴智月海印禪師僧問法雷已震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師曰三月三日時千花萬花拚曰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葩一夜開師曰切忌隨他去乃曰判府吏部以自命山

僧開堂祝 聖紹續祖燈祇如祖燈作麼生續不肖古者道六
街鐘鼓響鑿鑿即處鋪金世界中池長菱荷庭長栢更將何法
演真宗恁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來把山僧拽
下禪牀痛打一頓詐伊是箇本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
切不得草草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却須倒喫香嚴
手中鑊柄莫言不道上堂吾家寶藏不慳惜覲面相呈人罕識
輝今耀古體圓時照地照天光赫赤荆山美玉奚爲貴合浦明
珠比不得借問誰人敢酬價波斯鼻孔長三丈咄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
道聞顯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顯爲衆登座見
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
爲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
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曰一見顯公悟入深黃緣傳得老師心

五灯十六

雲門五十二

東南謾說江山遠且對靈光與妙音後奏署顯師號顯上堂謝
語有曰彼一期之悞我亦將錯而就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花
欲向榮卧龍猶未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甘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寺尼文照禪師溫陵人上堂靈源不動妙體何依
歷歷孤明是誰光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
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憍陳
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

瑞巖居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上堂先聖行不到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
先聖莫知到與不到知與不知總置一壁祇如僧問乳峰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以拄杖畫一畫曰
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咬石羊兒

須向其中識生死。

廣靈祖禪師法嗣

處州縉雲仙巖懷義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屈作麼曰如何是道師曰你道了了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無曰恁麼則小出太遇也師曰祇恐不恁麼曰也是師曰却恁麼去也。

淨因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體淳禪鑒禪師上堂由基弓矢不射田蛙任氏絲綸要投溟渤發則穿楊破的得則脩鯨巨鼈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卷起絲綸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軋明覺禪師法嗣

岳州平江長慶應圓禪師上堂寒氣將殘春日到無索泥牛皆跼跳築著崑崙鼻孔頭觸倒須彌成菓掃牧童兒鞭棄了懶坎

五十一

五十四

無孔笛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歸去來煙霞深處和不倒良久曰切忌睡去。

長蘆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十四割髮冠祝髮後四年訪道方外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履滿戶外蔣山佛鑑勤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祇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其實未穩望和尚不外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請誰誰但來一陣狂風吹落桃花知

幾多鑑。拈几曰：這底豈不是活？老師意夫。然彼盲生焦山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真金。貼曰：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師彈指三下，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癡子喫蜜，道得不知。有時如何？師曰：鸚鵡喚入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師曰：祇恐他無下口處。曰：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姪也。師曰：汝有一念定，被他吞了。曰：無一念時如何？師曰：捉著閻黎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千殃。從此消默默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活。漢山僧祇是得人，一生還人，一馬潑水相唾，搏背罵卓拄杖曰：平出平出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上堂，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沉箇中本自無階級，切忌無階級處尋繇。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吐。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建寧魏氏蘭堂。日僧問：如何是境中？師曰：衣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指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眾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族里未詳，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詰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筓輿，乃書偈生眾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祇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余平昔參問，勉眾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眾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金截得鐵。硬剝剝地，蓮始得。若是隈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

分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臨安府徑山智訥妙空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師曰不妨我東行西行

金山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覺然寶月禪師越州鄭氏子上堂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空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眾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法雲白禪師法嗣

婺州智者紹先禪師潭州人也上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不動絲毫十方遊戲子湖木子雖爭似南山鼉鼻遂高聲曰大衆看脚下上堂圍不聚撥不散日曬不乾水浸不爛等閑挂在太虛中一任傍人冷眼看

沂州馬鞍山福聖院仲易禪師上堂一二三四五陞堂擊法鼓簇簇齊上夾一一面相睹秋色滿虛庭秋風動窠宇更問祖師禪雪峰到投子出

東京慧林慧海月印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黃金地上玉樓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月洛陽人戴花上堂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留伊不得祇如去此一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堂顧視大衆拍禪牀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座揚州建隆原禪師姑蘇夏氏子上堂拈拄杖曰買帽相頭依模樣從他野老自頻看誌公不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保寧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吾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

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
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覲尚若無青白
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
掀倒禪牀即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間僧
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開先珣禪師法嗣

廬州延昌熙詠禪師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慚惶殺人
廬州開先宗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換轉鼻孔捺下雲頭弄
山解打鹽官鼓僧繇不寫戴嵩牛唐蔭米投子油雲峰依舊輟

五二二

五月二十六

雲門 五十七

雙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甘露顯禪師法嗣

揚州光孝元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七顛八倒曰忽
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生鐵蒺藜劈口望

雪竇樂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銜拂柄示之
僧曰此是香巖底和尚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
狐精

元豐蒲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宗演圓覺禪師恩州人也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
時如何師曰款出囚山曰便恁麼會去時如何師曰換手橫眉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師曰十字街頭片瓦子辭衆日僧問如
何是臨山下句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途中事作麼生師

曰。賤避其上堂。遺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鎚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鑪鞴祇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句作麼生道。半夜
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雲遮。

衛州王大夫遺其名。以喪偶厭世。相遂參元豐。於言下知歸。豐
一日謂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之陽。縛茅
自處。者三載。偶歌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
作道場。散髮采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育王振禪師法嗣

明州岳林真禪師。上堂。古人道。初秋夏末。合有責情。三十棒。岳
林則不然。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
十棒。何故如此。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大法螺。擊大法鼓。
舉步則金蓮踐蹠。端居則寶座巍巍。我梵王引之於前。香花繚繞。
帝釋隨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遮相做戲。三三兩兩。

五二五

五灯十六

雲門五十八

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家穩坐。鼓唇搖舌。宛如鐘磬。
笙簧。奮臂點頭。何啻稻麻竹葦。更逞遊山翫水。撥草瞻風。人前
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花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
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厚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湛禪師法嗣

秀州華亭觀音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半夜烏龜火裏行。曰。
意作麼生。師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下十四世

淨慈明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
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
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
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末拈已前。坐斷得麼。出

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心眼本無翳塵著到乃擲
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隆禪師上堂一不成二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此
斗藏身說甚南山鼉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
長蘆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州人上堂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
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
紛黃葉空狼籍

臨安府靈隱惠淳圓智禪師上堂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乃
唱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
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
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雪峰慧禪師法嗣

五十四

五十四

五十九

五十九

臨安府淨慈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太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
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
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
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
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
曰月下拋瓢上堂未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
與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放下策籬雖得
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
爐煙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空影
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
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
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恁麼生問道莫打山下客

果聞猿叫斷腸聲。成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忘。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書。問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千進千頭馬入百死。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令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佛之一字。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徧。攔干春色。晚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香嚴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壁。禪師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入萬四千方便門。道何門不可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剎剎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錘。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剎剎剎。

慧林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僧。問飛來山色。不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方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上堂。蒲口道得底。爲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爲甚麼滿口道不得。且道。請訛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你無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入鉢。解作師子吼。

台州清垂慈普紹禪師上堂靈雲正桃花玄沙使不肯多少
癡禪和擔雪去填了今春花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
落春風靜

泉州九座慧遠禪師上堂九座今日向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
截斷天下人要津教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
麼人手裏拈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剛不信等閑奪得始驚入
報因然禪師法嗣

秀州資聖元祖禪師僧問紫金蓮捧千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
如何是佛師曰拖槍帶甲曰貫花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
如如何是法師曰元豐條紹興令曰林下雅為方外客人間堪
作火中蓮如何是僧師曰披席把碗

慧林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歲旦上堂自一人不拜威不迎新

五一

六一

六一

寒暑不能侵其體聖凡不能混其迹初及鼻孔透天心普多卒
曆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咄咄咄沒處去
開先宗禪師法嗣

瑞州黃檗惟初禪師常州蔡氏子上堂我見宗大哥平生槁默
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誆誆將佛祖言教以當門庭祇
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向這殼漏子上著到有僧問既不向
這殼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師曰無你用心處曰和尚豈
無方便師曰鏃餅既無汁壓沙那有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
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澗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
死蓮

雪峰洪禪師法嗣

福州一禪壽舜禪師真定府人上堂五日一叅三八廿說千說

萬劫不壞說忽有箇漢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
不苦山僧即向他道暗漢若不得他兩箇西淨大似不過知音

青原下十五世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嶺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
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
花開盛芭蕉葉最多

淨慈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也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
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
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
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
底道理無箇見甚麼諸人且道老吳底是五雲底是拈拄杖

四八七

雲門六一二

卓一下下桃紅否上蔷薇紫問者春風才不知

靈隱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竺癡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
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
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
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瞳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
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
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
為二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
嶽盡海禪師法嗣

荆明 五十六 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

古鑑曰：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
一印印泥師曰：細文彩未生時。

青原下十六世

中竺妙禪師法嗣

温州光孝已菴深禪師本郡人也。上堂曰：龍生龍，鳳生鳳，老鼠
養兒，公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游梁，乾打闕上堂。一九二
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
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上堂：維摩默然，普賢廣
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
點血。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
外飛鴻三兩行。

